

# 至大之和平\*

——辑录博爱和拉与亚卜图博爱之格言

曹云祥

这是人类能力的一个新的转换。世界上所有各处，都是光明的，世界真将成为一个乐园和天堂了。现在是人类子孙统一和各种族各阶级团结的时候了。你们从古代迷信里解放出来，这些迷信，使人们愚昧，破坏真实人道的的基础。

上帝给予这个开明时代的恩物，便是人类一体和宗教根本一致的知识。国与国间的战争将要停止，由上帝的旨意，至大之和平将要来到。世界将成为一个新世界，所有人们将如兄弟般住在一起。——亚('Abdu'l-Bahá)

(1)“至大之和平”将要来到

我们只希望世界的完美和各国间的幸福；但是他们认为我们是斗争和叛逆的鼓动者，应受拘禁和放逐……所有国家，在信仰上，应成为一致的，一切人们，应如兄弟般；人类子孙间的友善及团结的关系，应当巩固起来；宗教的分歧，应当停止，种族的差别，也应取消……这些事件中有什么妨害呢？

……但是事实将要如此；此等无益的斗争和破坏的战争将成过去，而“至大之和平”将要来到……这不是耶稣所预言了的吗？……但是，我们看见你们的国王和统治者，把他们的财富滥用于破坏人类之事者，比之用于促成人类之幸福者，是要多多了。此等斗争、流血和冲突，必须制止，一切人们如一族一家一样。……不要让一个人以爱他的国家为光荣；要让他以爱他的同类为光荣。——博(Bahá'u'lláh)

(2)“现时代的精神是什么？”

现时代的精神是什么？那便是世界和平和人类一家知识的建立。——亚('Abdu'l-Bahá，于英伦，一九一三)

人类的亲爱者——他们是一些超人，不管他们是哪一个国家的，信奉哪一种主义的，是哪一种族的；和平的目的，乃在寻出一和谐之点，以消灭冲突。我们不能用战争的方法，劝诱人们放下他们的武器。——亚('Abdu'l-Bahá)

一切偏见，不管是宗教的、种族的、政治的或国家间的，必须捐除，因为这些偏见，已造成世界的病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如不加以制止，即能造成整个人类的毁灭。各种破坏性的战争和其可怕的流血与惨剧，均为此种偏见所造成。——亚('Abdu'l-Bahá)

\* 上海大同教社，1931年。

## (3)世界和平为现时代之问题

每个世纪都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问题虽然是很多,但其中总有一个会是最大和最重要的。

现在,人类世界乃极需要国际统一和调协。这伟大的基础,需要一种推动力,以传布此等原理。人类世界之统一与至大之和平,不能以物质方法获得,是不待证明的。这也不能用政治力量建立起来,因为各国的政治利害不同,而人民的政策是互相背驰而矛盾的。这也不能用种族或爱国的力量创立起来,因为这是人力,自私的而微弱的。种族差别的根本性质和爱国的偏见,使这种统一和调协不能实现。因之,吾人承认,除借神力及圣灵外,要促进人类王国之一体,乃是不可能的,此种促进人类王国之一体,乃为上帝的圣灵显示意义的要素。——亚('Abdu'l-Bahá)

## (4)意志、能力与行动

在现实的世界中,每种伟大的主义,可用三种方法,具体表现出来:第一,意志;第二,证实;第三,行动。现时在世界有许多人,都是和平及调协的宣传者,他们渴望人类世界一体和统一之实现;但此种意志,需要一种动力,使其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现在,博爱和拉圣明的教训和高尚劝告,将这种伟大的目的宣布了,而天国之证实,乃为此种显著意志之拥护和防卫者。因为上帝语言的力量是深入的,天国之存在,也是不可妨害的。因此,至大和平之旗帜,乃为博爱和拉之教义,此事不久即将显明。至于意志、能力、行动,则为三种必要之因素,而集于一处者,在世界中,任何事件之实现,均须依赖此三种原理。——亚('Abdu'l-Bahá)

## (5)摘录亚氏致卡内基书(五月一日,一九一五)

今日天国至大之服务,乃在提倡人类统一原理及建立世界和平。

今日人类之生命及其长久光荣之获得,全视其依照大圣博爱和拉原理努力之表现;因博氏最要之教义,即为人类世界之一体。他说:“我们都是上帝的羊,崇高的万能的上帝乃是真实的牧羊者,他对所有的羊是都很亲爱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彼此不和睦呢?”他的另一伟大的教义,乃讨论世界和平问题,世界和平之树立乃谋人民幸福、进步和安宁之大道。

今日天国最重要的目的,乃在宣布世界和平的主义及人类世界一体的原理。谁起而成就这种高超的工作,谁便会受着圣灵的证实。

在此次战争以后,为世界的和平而工作者,将一天天的增加,和平政党亦将整其旗鼓,表现其超过所有其他政党之伟大活动。此事之实现,乃是不可辩驳和否认的。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意见前面,将开展着广大而无限的田地,以表现你的能力和精力。你必须用天力及圣灵的证实去提倡这种光荣的意志。我现在为你祈祷,望你能在和平友爱和永远生命的世界中,撑起一个帐幕和展开一个旗帜。('Abdu'l-Bahá 'Abbás)

(签名)亚卜图博爱

## (6)摘录亚氏致英伦“耶教共和国”书(于英伦,七月十九日,一九一三)

人类世界之善意希望者和世界和平之提倡者,必须作一特殊前进运动,组织重要的国际会议,邀请世界各处最进步而有势力的人,代表参加;由他们明智的考虑和商议,世界和平的理想,可以由纸上的宣传,变为实际行为的表现了。当然,这个问题是极端重要而不容易实现的。然而,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方法,直到获得所希望的结果为止。——亚('Abdu'l-Bahá)

## (7)“你们的努力,必须是高尚的”

你们的努力,必须是高尚的。用你们的心和灵奋斗,如此或者经过你们的努力,世界和平的曙

光,可以照耀,离间与仇恨的黑暗,可由人们间排除;所有人们,将成一家,大家团聚在亲爱与友善中;东方可以帮助西方,西方给东方以帮助——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行星上的住民,同一诞生地的人民,并且是一个牧羊者一群羊。——摘录亚氏在英伦最后一次之谈话(一九一二)

(8)生命依赖全体之调和与合作

政治团体,可以与人类机体相比拟。只要机体内各分子与各部分是在和谐中互相调和与合作,结果,我们的生命便有充分的表现。当这些分子缺乏调和与和谐时,我们便得其反面,这在人类机体中,便是疾病、解体和死亡。在人类政治团体中,也是如此,争论、不和及战争总是破坏的与不可避免的危险的。所有生物均系依赖着和平与调和,因为每个生物,都是各种不同分子的组合物。只要这些组成的分子能结合融洽,则力量与生命便可表现出来,但当它们内部发生了不和及斗争时,则崩解即继之而来了。这便是证明上帝所愿望其子女的和平与友善,乃救治人类社会的根本,而违背上帝命令的战争与竞争,乃是死亡与毁灭的原因。因之,上帝派遣他的先知者向人类世界宣布善意和平与生命的福音。——亚(Chicago, 5-5-1912)

(9)“和平规律已经立定”

自现时以后,战争的魔力,将一天天的减少;和平的势力,将一天天的增大。时日正在来到,和平之鸽,将统治各洲,和平规律,将管理各国,战争的费用,将用于助长人类的精神的事业上。

和平规律,已经立定。我们是生长在和平的光明时代。和平天使,正在我们头上飞翔。我们天天在和平道路上前进。和平军队,正由各国各民族间募集。寄语和平作者,上帝之不可克服的力量,是在他们后面呵。——亚('Abdu'l-Bahá)

(10)当上帝说是这就是

今日,一个人的光荣,没有比为“至大之和平”服务更大的了……从亚格('Akká)牢狱中,博爱和拉以长函致各国的国王和统治者,邀请他们从事国际协调,并明白申述“至大和平”之旗帜,在世界上定将竖立起来。

这事已来到了。世界上的力量,不能与上帝为这伟大光荣的世纪所注定的特权和恩赐相抵抗。这是现时的一种紧急需要。除开神意为当代及其需要所指定者外,人不能抵抗任何事件。现在,我们赞美上帝!和平爱好者,在世界各国中,均可发现,这些原理,正在人类间传布,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赞美上帝!此种思想正在盛行,人们继续起来为人类一体之拥护者,企图赞助和建立国际和平。——摘录亚氏在纽约和平会之演说词(五月十三日,一九一二)

(11)摘录亚氏致海牙永久和平中央机关书(十二月十七日,一九一九)

呵!你们这些可敬的人们,你们是人类世界中善意希望者的先锋!

你们的意志,值得一千次的赞赏,因为你们是服事人类世界,这对于全体之愉快与福利是有所助成的。最近这次战争,已向世界人民证实:战争是破坏的,而世界和平乃是建设的;战争是死亡,而和平乃是生命;战争是黑暗中之黑暗,而和平乃是天上的光明;战争是人类的大厦的破坏者,而和平乃人类世界之永久生命;战争是为生存的斗争,而和平乃世界民族间之互相帮助与合作,且为天国中真实者(True One)的愉快的原因。

没有一个人,他的良心不相信,在今日的世界上没有比世界和平更为重要的事。

但是聪明的人们,他们知道事物现实方面所发生的必要关系,以为一种单独事件,自己不能影响人类现实如它所应该的一样,因为在人们的心意未团结一致以前,是不能完成任何重要事件的。目

下,世界和平乃极端重要之事,但良心之统一,借以使此事之基础安全,使其树立稳固,建筑坚牢,乃为必要的。

因此,五十年前,大圣博爱和拉,无辜的被禁在亚格牢狱中的时候,即阐明世界和平这个问题。他曾为这世界和平的重要事件,致书世界各君主,并在东方友人中把这个树立起来了。

世界和平之宣布,便是他的教义之一。各国各教各派的人民,凡信仰他的,都集聚起来,组成一伟大的团体,包括东方的各国和各宗教。加入这种聚会的每个人,只看见一个国家、一种教义、一条道路和一种秩序,因为大圣博爱和拉的教义,并不限于世界和平的建立,是包含着许多辅助和拥护世界和平的教义。

下面便是这些教义中的几种:

独立研究现实,使人类世界,可以从模仿的黑暗中援救出来,以达到真理,人类世界一体。

宗教、种族、政治、经济和爱国的偏见,破坏人类的建筑。

宗教是一伟大堡垒。倘宗教的建筑动摇,则骚动与扰乱将继之而起,事物之秩序,将完全颠覆。

物质文明虽为人类世界进步方法之一,但是在物质文明没有与神圣的文明结合以前,吾人所希望的结果,即人类的快乐,将不能获得。

总之,这些教义是很多的。这些原理,为人类幸福之最大基础,并为大慈大悲者的恩典,须与世界和平问题相联合,以使效果增加。否则,世界和平在人类世界中之实现,其本身将感困难。大圣博爱和拉之教义即是与世界和平联结一块的。那就好比一张台子上,放着各式的新鲜而精美的食物。在那张无限恩典的台子上,每个人能找着他所希望的东西。倘这问题仅限于世界和平,则吾人所希冀的伟大结果,将不能达到。世界和平的范围,必须是如此的,一切社会和宗教,都可以在这中间找到他们的最高希望之实现。现在,大圣博爱和拉的教义是这样的,世界上一切的社会,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古时的或现代的,都在博爱和拉教义中找着他们最高希望的表现。

例如,信仰宗教的人们,在大圣博爱和拉教义中,便找着世界宗教的建立——一种完全与现代情形相适合的宗教,实际上,将即刻医好不可治的疾病,解除一切痛苦,并对各种致死的毒物,给予可靠的解毒剂。

譬如,关于世界和平问题,大圣博爱和拉说,最高裁判所必须建立起来:国际联盟虽已设立,但它不能树立世界和平。大圣博爱和拉所倡议的最高裁判所,将以最大权威,实践此种神圣任务。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的全国会议——指议会——应选出两三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彼等须熟悉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并了解现代人类世界之急切需要。这些代表的人数,应按各国人口为比例。这些由国会选出来的人,应由上议院、参议院及内阁、大总统或君王所批准,如此,这些人便为全国与政府所选出来的代表了。最高裁判所的委员,将由这些人中间推举出来,一切人类,将因此均有一份责任在内,因为每个代表,充分代表他的国家。最高裁判所对于任何国际问题所施的判决,不管是全体通过的,或是大多数通过的,原告被告均不能再有所借口,加以反对。倘任何政府或国家对于最高裁判所决议的执行有所疏忽或延宕时,则其余国家将起而反对之,因为世界一切政府国家,均为此最高裁判所之拥护者。试想,这是怎样坚强的一个基础!但以权威有限的国联,此种目的,将不能如愿实现。这是对于这事情的真理,已如上述。

今日,除开笼罩在事物之现实上的上帝语言的力量外,没有哪种东西,能将思想意识心绪和精神带到一棵树荫之下。在一切事物中,他是有大权威者,人们的生气给予者,及人类世界的保存者和管

理者。我们赞美上帝，在今天，上帝语言的光辉，已向各地照耀，人们从一切教派社会国家种族民族及宗教中，集合于一体的语言之下，极亲密的联合融洽起来！

(12) 摘录亚氏《文明之神力》文，仲裁法庭的建立

是呀，真实文明将在世界中心竖起它的旗帜，届时将有抱着高尚的志愿的国王，及热心于人道世界的开明人物出来，为一切人类的幸福，及快乐起见，用坚决的态度和坚强敏锐的意志，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在坚持实行他们的意见的方法中，他们要建立一个世界各国的联邦，缔结一种确切条约，并在他们中间根据不能规避的条件，订立严格的同盟。当整个人类已由其代表被邀参加意见及批准此种条约时，则世界各同盟国家的责任乃在注意此伟大条约之巩固和持久。此种条约，即为世界和平之条约，应为全世界人民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者。

(13) 世界条约的建立

在这种世界条约中，每个国家的边境和界线，及每个政府的制度和法律，均应规定；一切协约、国家事务及各政府间之接洽，均应提出，予以适当解决；每个政府的军备数量，亦应明白规定，因为倘任何国家增加作战准备，将使其他国家发生恐慌。这个强大的联盟的基础，应这样的规定，即倘有一国以后破坏任何条文，世界其余各国将起而消灭之。是呀，整个人类将集合其队伍，以消灭那个国家。

(14) “事实要如此”

有些人，他们不知道真实人类的世界及其为一般的幸福的高尚志趣，以为这种生命的光荣的状况是非常困难，乃至没有达到目的的可能。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所需要的乃是最坚定之决心和最强烈之热诚呵！

(15) “汝的天国来了”

人类的巴力门及其重要部分一经建立组织起来，世界各国政府，已加入永远的友谊条约中，将无保存庞大常备海陆军之必要。只要数营保存国内秩序的军队，及清除海道的一种国际警察就足够了。于是，这些巨大的经费，可用于其他较有益之事件上，贫穷消灭，知识增加，诗人将为和平之胜利讴歌。于是，一国的政府，不管是立宪的、共和的、君主的或民主的，统治者将致其全力于国家的繁荣，正直法律的制定及邻邦友好关系之培养。如此，人类世界将如一面明镜，反映着天国之德性与性格。

(16) 军缩必须是并普遍而一致的

世界一切政府，由于一般的协约，必须同时裁兵。倘一个放下武器，而另一个拒绝这样地做，那是不行的。关于这种极端重要的问题，世界各国务须彼此协作，以便废除人类屠杀之可怖的武器。只要一国增加海陆军预算，则另一国家，为着自然及假定的利益起见，将被迫而加入这发狂的竞争……因之，事实似乎是这样，唯一的解决办法，乃在各国间之普遍裁军。

当我们说及世界平时，我们是说一切政府须将他们的作战舰队，改为强有力的商船舰队，在世界海洋上往来，联络各处海岸，交换人类之商业，智慧及道德势力。

……不，军缩问题，必须由一切国家实行，而非由一二国家。因此，和平之提倡者必须日夜努力，使每个国家的人民成为和平爱好者，舆论亦将获得坚强而永远的地位，国际和平军，亦将一天天的增加，军备完全裁减，将可实现，世界和谐之旗帜。将在世界山顶上飘扬。——亚('Abdu'l-Bahá)

(17) 只有神力才能建立和平

人类世界之一体，保证人之光荣。国际和平，乃一切人类福利之保证。在人类中，没有更伟大的动机和目的了。



……今日，人类世界，需要一伟大力量，使这些光荣的原理和目的，得以执行。和平主义，乃一极伟大之主义；它是上帝的主义，世界上一切势力，都反对它。

……一切天书，先知和圣哲都一致的以战争为破坏人类的发展，而和平乃是建设的。他们都讲，战争与竞争，使人类基础受打击。因此，需要一种力量，阻止战争，并宣布和建立人类的一体。

但是知道此种力量的需要还是不够的……任何目的之获得，是以知识、选择与行动为条件的。这三种条件，倘不完备，则即无实行或完成之可能……因之，所谓人类状况之救济，即人类之统一，需要一种力量以实行和成就之。只有一种理想方法，一种灵力，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微风，才能医治这世界中的战争争论和不和的疾病。其他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也是想象不到的。但用精神方法和神力，那便是可能的和实际的了。——亚(‘Abdu’l-Bahá)

大圣博爱和拉对于一切先知教义之典型，已重加阐明和建立……此种圣言和救义，乃救治政治团体的方剂，对于使世界受苦之纷乱，此为真方和灵丹。——亚(Paris, 10-3-1913)

(18)“便是这一天”

你们知道你们是生长在什么时日呢？你们知道是生长在什么天运中呢？在《圣经》中，你们曾否听说过，在一切时代的终点，要有一天出现，是过去一切日子的太阳呢？这便是上帝在光荣的云端由天上下降的一天，这便是全世界人民将受上帝语言荫庇的一天。

这便是真主宰即是上帝的一天。这便是东方和西方如爱人般的互相拥抱的一天，这便是战争与争论将被忘却的一天。这便是一切国家和政府将进到永远友好与和谐的联络的一天。这一世纪为预期的世纪之实践期。

……你们安心等着，黑暗要消散，使天空黑暗的密层层云，也要消散，真理的阳光，要在它的全部璀璨中出现。它的光辉，将使冷淡和仇恨的冰山融化，这冷淡和仇恨已将人类活动的海洋，变成坚硬而凝结的大地。

……大圣博爱和拉的原理，如神灵一样，要透入世界的死体，上帝的爱，如动脉一样，要运行五洲的中心。

东方要成为光明的，西方成为芬芳的，人们的孩子，要踏入人类世界一体的包含一切的天幕下。——摘录亚氏巴黎演辞(三月十日，一九一三)

(19)亚氏在芝加哥之祈祷(五月正日，一九一五)

呵！汝和善之上帝！汝已从同一原来父母，创造一切人类。汝已希望，一切属于同一家庭。在汝圣灵之前，彼等系汝之仆，一切人类均在汝天幕之下受荫庇。全体已齐集在汝恩赐的桌边，因汝之光，皆大欢喜。呵，上帝！汝对全体和善，供给全体一切，庇佑全体；汝给予全体以生命。汝赋予全体以才能；全体都沉浸于汝慈悲的海洋中。呵！和善的上帝！联合全体，让各宗教调和一致，使各国家团结为一，于是他们可以为一类，为一祖先之儿女。愿彼等在团结和谐中联合起来，呵！上帝！竖起人类一体的旗帜。呵！上帝！建立“至大之和平”。将心融合起来，呵，上帝！呵，汝和善的父，上帝！因汝爱之芬芳，使人心愉快；因汝指导之光，使眼目光明；因汝言语之和声，使耳欢欣，汝将我等荫庇于汝天国之穴中。汝乃至大而有权者——汝极仁慈，汝忽视人类之缺点。

(20)博爱和拉之教义

博爱和拉之教义，为现代神意之表现，对于这种人类世界生命之成熟时期，亦能运用，其大纲如下：

人类世界一体。  
圣灵之保护与指导。  
各宗教之基本统一。  
宗教为统一与和谐之根本。  
宗教与科学完全一致。  
独立研究真理。  
男女平等。  
扫除人类间一切偏见。  
世界和平。  
普及教育。  
推行世界语言。  
解决经济问题。  
设立国际裁判所。

(完)

附录：

## 大同教信仰之宗旨

新式科学和工业已于国际间铸下了物质的一致的坚固的连锁，但在此前一世纪内，有一种宗教的运动根据人类一体的精神原则，是在波斯国内和近东为博爱和拉所树立，而博氏即为大同教信仰的创始者。在欧洲的近代史学家看起来，这种运动只是限于回教的范围以内，经过时代的递嬗，最后是要归于消逝的，可是博氏的主义的世界性质，经过八十年的艰苦奋斗后，已渐渐的表露于世了。在今日这种主义实际上是在全世界的回民中享有一种独立宗教的地位。其在基督教中与一切其他非回教的社会中的重要，也可足以引起我们注意下面的事实，就是大同教的教义是与现代人类的根本需要相符的。

大同教的宗旨和目的，据研究这种教义的人讲，如果仅是拿别的宗教，或伦理制度在他们的现在形式中，与之比较，就永远不能完全为人了解。博氏对于世界友谊与和平的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把宗教的精神，恢复它本来的原质。他的宗旨和目的，据他的信徒们所讲，不是改正现代社会上的小毛病，乃是创造一个崭新的和正确的世界观。

大同教的教义，实在讲起来，是应现时全人类的需要的，因为博氏是与那些伟大的先知者站在同一线上，只有他们才能看到人心的深处，而借着他们的生命和福音的力量，对整个的文化，供给一个新的推动。所以大同教徒的第一步是接受所有先知者的精神一体的教训，和他们共同奉为神圣的那种工作，把人们从黑暗中指引到光明中。各种文化都是从一个先知者所阐释的学问和精神的能力的元素中发展出来的，并且所有先知者之降临世界，是正在一种光荣的文化趋于衰微的时候。这种事实是大同教徒呈出来的证据，以证明宗教的伟大力量，这种伟大的力量是经宗教的创立者在一世纪一世纪内表现出来。

因此博氏的使命，据他的信徒宣称，是当无信仰的行为、道德与政治的腐化，不仅在世界哪一部

分内,或仅在哪一种族间,是在东方和西方同等地往前迈进的时候,在上帝的普荫之下,去唤醒人的信仰。腐化的现象,为大同教徒所重视的,是人类间的争斗——宗教的斗争、阶级的斗争、种族的斗争与有关国际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冲突。现代文化与其一切智力的活动与科学的巧妙,如果没有普遍世界的新的信仰,表现人类的改造与社会组织较高的规模,是不能消灭潜伏在它中间的那种促成分崩离析的势力,这种事实是大同教徒据以解释博氏的主义的重要的。

信徒们宣称,那种圣灵的光辉已再度从博氏反射出来了,基督教和其他为神圣所启示的宗教都是借着这种圣灵而成立,担当挽救崩溃的时代的责任。在博氏所启示的教义的形式中分受这种精神的实质——人的接近上帝的意志的特权——个人的心灵上就能除去偏见、恐惧和仇恨的疾病,把一切琐细的顾虑和狭隘的忠义改成为一种基于内心的自觉的友谊,这种友谊马上代替了从死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仇恨主义。

战争与争斗在今日动摇世界,这种事实,按照大同教徒的意见,正可供人民前车之鉴,使其觉悟人为的信条与法则的空幻,为一切互相敌对的制度与存破坏性的风俗的根源,并且在他们中间唤起一种对于超乎人类意志以上而存在天国中的实体的渴望。

如此博氏教义的传播不仅是唤起新的希望,鼓动新的热情,而且是要树立一个世界秩序,以作现代人类演进的终极目标。他们在人类经验的中心中,提倡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以此为宗教崇拜的真实方式;政府的功用之可宝贵,是在其为道德与社会效能的联合体,民主政体的重要,是因其实实现一切人民都是一个上帝的儿女的原则。

#### (一)大同教的原则

公共教育将事实装进脑筋中去,无论其为确实的或有用的,然而在人的心中留下陈旧的和破坏的偏见,所以大同教徒指出来,如果由国际战争和阶级革命所发生的世界的危殆,有一天要免除,这种教育是必须将精神的原理加上去,以补救其不及。

在八十多年前博氏所提出个人和社会的改造的原则中,这种精神的原素,依照大同教徒所讲,是存在于那样纯洁,那样完善和那样确有力量的形式中,所以现时在欧洲、亚洲与美洲有许多虔诚的学生团聚起来,其唯一目的是要以博氏的教义中所露布出来的道德力量与高志的意志,从新巩固他们的智识教育。美国的大同教徒们,有旅行过很广的,曾经在世界各地访问过这些学生的,他们说这种新的精神的知识的结果,是在印度许多信徒们中间减少了阶级(Caste)森严的流弊,在波斯和近东减少了宗教的偏见,在欧洲减少种族间与国家间的仇视,而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同教的教义在泯除白人和黑人间的歧视,是特别的见效了。

我们或者可以引证亚卜图博爱的话,把博氏所启示的精神的真理作一总结,亚氏是大同教信仰的伟大的模范人物,他的话是:“这是人类能力新的转换——上帝对于这个光明的世纪的赐施是人类一体和宗教根本一致的知识。”

大同教徒确信人类已踏进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全世界渐次的发达起来,反映所有先知者的理想,使男子与妇女的潜伏能力全部表现出来,科学与艺术在人民互相友爱和信仰的鼓励之下,要光荣地往前进步。这种信仰是大同教福音中的特有性质。既然小孩子生下来都是天真烂漫的,所以人类中有组织的仇恨和恐怖是从管束幼年的那些人的态度中得来的。大同教徒认为一种维护爱的权力的心理,代替现在意识的环境,一个新的世代就会产生出来,不受敌视行为与仇恨主义的恶毒势力的羁绊。在大同教徒看起来,精神教育的中心点是在了解一切现存宗教的创始者是为一个目的



所鼓动,反映同一圣灵的力量。如果大家同意这一个原则,偏见的根本就可以消灭,因为除开先知者的势力外,没有别的社会力量能征服人的兽性,而使其接近上帝的天国。

所以大同教徒看待所有人们都是一个创造的、普遍的爱的表现,而无种族、阶级、国别或宗派的歧视,他们实践这种教训。博氏的教义巩固了这个真理,因为它从历史上证明每一个先知者的信仰曾经产生一个社会的团体,由这一个社会团体后来演进为许多国家与民族,并且证明宗教相敌对造成了人类的残忍,供给国家的、种族的与阶级的分垒上以破坏的力量。大同教徒相信在这个时候是需要一种新的普遍世界的精神运动,目的在于给人们以一种与圣灵的志愿相符的团体的意识,并且使他们打破传统观念的固执,从破坏的黑暗中脱离出来。

博氏的教义在这种新的广大的观念的基础上,树起一个社会改造的伟大建筑,这建筑的柱石就是以下几个有机的原则:真实科学与宗教的和谐,男女的精神平等,所有人民的教育完全依个性为准——包括职业中完善的训练和道德的培养以及智力的训练与学问,常常以坦白的心胸寻觅真理而保持终身不断的教育;社会对于个人经济安稳的责任,学校的课程上增加世界语为第二种语言;各国政府负有精神上的义务,把促成世界和平为它的最首要的任务;组织国际法庭要能根据对各国家各人民平等的正义,维持世界的秩序。

大同教的教义之所以异于现代书本上的哲学者,是因为它使个人的发展绝对的以对于社会的效用与否作为依归,因为所有人们都是互相依赖的,只有那些在互助中求满足者,往往能实现其希望,如果只求自利,就要失望了。大同教徒阐明这种正确的心理的原理,以使对个人独立的“完美”或“幸福”作自私的渴望者有所警惕。博氏的信徒宣布他已经鼓动了所有先知者启示的爱,而且用新的教义补助这种爱的主义,这种新教义阐明现时人类极需要的世界秩序的性质。

## (二)大同教的沿革

在西方为工业主义所划分出来的新时代的初期,与在东方所发生的政治改革的狂潮,只须引证圣灵的光辉,就可完全解释明白,这种光辉已在八十多年前由无不包含的博氏的福音中向全世界照射了。在大同教徒所视为现在正是为人完全懂解和钦佩的这种福音内,拟定了有一个为真实人类进步的计划,所有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其他宗教徒对于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渴望均可由此实现了。

人类在这个时代中已经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结果是打破过去的一切束缚与限制,改造世界于普遍的文化中,这种文化是以圣灵之实质的学问作根基的。大同教的历史,据其信徒们申述,对于以上的事实,就是表面的和显然的证明。

一八四四年五月廿三日,波斯国内有一个英俊的少年名巴孛(Báb)者宣布他的使命是作一个先驱的伟大的教导者,他要唤起人们的灵魂,光耀人们的心绪,调和人们的良知,提高人们的习惯与风俗。经过六年艰苦卓绝的与英烈的宣教,遭遇他本国政府与教堂之共同反对后,巴孛是牺牲于一种狂妄的刑法之下,一八五〇年七月九日于波斯国内塔不里兹(Tabriz)地方,当众的在一队兵士的枪弹之下殉难了。他死后在波斯的人民间留下了那样的忠义与信仰,所以他的弟子万千人宁肯随巴孛殉难,不肯背弃对于他的话的敬奉,他的话是预期者的一日在最后黎明了。

博氏的主义就是建筑在这种准备的基础之上的,他对于个人和社会改造所启示的原则是在残酷的压迫之下宣布的。这种压迫延长四十年之久,为宗教史上从来所未有过的。

博氏为一态度尊严之人,就是仇视他的最甚敌人也觉到他的伟大,承认不讳,他对东方和西方给予以下的喜信,就是圣灵重新在人的形象中显示,在人类极端需要的时候,去唤醒他们,使人类能力

的新的和较大的转换开始——这就是友爱的、和平的、圣爱的时代。他唤起所有的人民来分受由他所阐释的圣灵之实体的学问。在团结的教训没有为人熟解以前，因国际战争以及内部交讦使人类所受的惨烈的苦痛，是已经博氏明白的预言过了。博氏在被放逐和囚禁的期中，由他的秘书笔记、著述了很多关于教理的书，并写了许多信，给欧洲、东方和美国各国的君主或统治者以及宗教的首领，他的福音就是在这些书和信的形式中露布出来的。

反对他的凶悍的势力既是集结起来对付他，波斯国内宗教的和政府的当权者，知道他们的势力会为博氏的光明的主义的传播所消灭，于是就把他同他少数的忠实的弟子一同禁锢于泰歇兰，褫夺他们的财产与公权，又放逐他们到白格达得、康士坦丁、亚句里安等地，最后于一八六八年把他们终身幽禁在亚格(Akká)地方的一个荒芜堡垒内，这是土耳其国内的一个罪犯拘留地，离圣地内的卡米尔山(Mount Carmel)不远。后来不到五十年后之久，据大同教徒指明出来，那些负放逐和囚禁博氏的责任的人物——如波斯的沙皇、康士坦丁的苏丹与回教主——他们自己都是不光明地从权势中被踢出去了。

从幼小时起，就自愿分受这些苛政者，是博氏的长子亚卜图博爱，他被囚禁于亚格有四十年之久，在一九〇八年因土耳其青年政党之革命，才恢复他的身体自由。

博氏于一八九二年去世。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自己于一九二一年升天的时候止，亚氏是毕生尽力于这种主义，是这个主义中命定的模范者与解释者，由于他的特有的虔诚，生活的纯洁，始终不懈的努力和无穷的智慧，大同教的福音是确实渐次的深入世界各地了。现时大同教的团体是在多数国家都有了，从事这种运动的分子实际上是包含有各种国籍、各个阶级和各种宗派。现在大同教的团结与博氏教义的保全，是由沙基芬地主持着，他是亚氏的外孙，是在亚氏的愿望与其遗言中为大同教信仰的保护者。

### (三)大同教义与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的方案，据博氏的信徒申述，不仅是已经在纸上计划好了的，而且是在广大的，发达甚速的，以精神相结合的，世界各处都树立有中心区的民众团体中，在实际行为上实行了。在欧美与东方各处的大同教徒中间，其对于世界和平的尊重是树立了一个完善的模范，各国家和各人民可以依照这一个模范在稳固的基础上，成立真正的世界和平。在应用博氏所提示的原则时，世界和平更为精神的真理所巩固，得着宗教上的认可，同时并不忽略政治和经济上所须考虑的事实。

实际上，在六十余年前，大同教就把和平问题看作一个顶神圣的问题，是远在各国的统治者对于这个问题作严重的考虑以前的。在他于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和一八七〇各年间所写给欧、亚、美各国政府的元首的信件中，博氏宣称国际秩序的新时代是已经黎明了，唤起各国的统治者会聚起来，采定步骤，以减少将来战争之可能性。为和平之理想尽力不仅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态度，而且是对上帝的服从，对于人民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如果是不断的不负责和不忠实，就会产生国际的争斗和骚乱，其范围是如此其广，结果使一切守旧的统治都归于尽。这种透彻的真理是他所表白出来的。

博氏的长子亚卜图博爱为大同教信仰的模范人物，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毕生尽瘁于团结的理想。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适在大战之前夕，他周游欧美各国，目的是当面向各国人民宣传和平的原理。一九一二年亚氏在美国加州司丹福大学演说，断定国际战争的爆发即在当时的目前，劝告美国人民起来作世界和平之倡导者。

在大同教义中，世界和平的定义不仅是军事战争行为的制止，是包含一切宗教中的和平，种族间

的和平与夫人类中所有各阶级间的和平。世界和平之产生,据这种教义解释,要在一切仇恨主义、偏见、争斗和竞争等等的根蒂在人们的心中铲除净尽后,才能实现,而这种态度与行为之改变又有赖于对圣灵意志的虔诚。信徒们接受所有各宗教与民族的平等和根本一致的原则,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发达,是下面事实最重要的证明,就是宗教的精神在这个时代内复新了。

但是大同教所代表的,有远过于友谊的新态度和人民团体中的和睦以上的,研究这种教义的人指明出来,博氏并且创造了一个有机的和结构的团体,能够联络世界各处大同教徒的宗教和人道的活动。大同教在今日就是执行这种有机团体的职务,它结合各地方的,各国家的和单位的单位成为一个和谐的总体。大同教除极端重视这主义的精神方面的特质与严格不妥协的主张所有信徒们应对其本国政府尽忠外,同时又为那种势力和活动的范围,备就一定的程序与目的,在那种范围中,所有个人是有法律上的自由,为着精神的和理想的目的与别人合作进行。如此能统一耶教徒、回教徒、犹太人、火教徒与一切其他宗教徒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在它自己的分子中间能压服种族的和阶级的偏见,并且能把德谟克拉西的原则,实施于各地方、各国家和国际的团体的选举上——据它的信徒们讲,这是世界和平理想的真正实施,证实所有人们对于和平问题研究所得的结论,就是他们了解和平不能在武装的政府间用条文与公约得到,因为这些政府都是受制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中间的那种好战的潜势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与世界法庭的“道德平等”,据大同教徒指明出来,是已经为博氏所显示的爱的力量创造出来,而在他的教义中表现明白,这种教义,是被他所有在各地的弟子当作先知预言而加以接受了。

一九二一年为亚卜图博爱在世的最后一年,是年他在海发(Haifa)对人民的警告,是阶级的争斗会在各国继涨增高,对于文化是最大的祸害,一直到各国诚意谋世界和平之时为止。大同教和平的方案,是在亚氏于一九一九年所写给海牙永久和平中央机关的会员们的信中,加以阐明了。在好几年以前,他曾经写过以下这几句有意义的话:“真实的文化无论何时都可在世界中心树起它的旗帜,只要有抱着高尚志愿的杰出的君王——虔诚与决心的光明的模范人物——为一切人类的幸福及快乐起见,用坚决的态度和灵敏的眼光,树立世界和平。在这种庄严的公约中的原则中应当这样的规定,就是如果后来有任何政府违反这种公约中的条文,则其余一切国家可起而制止之”。